

■ 展痕 ■

西藏：不止旅行

| 周微文 |

1

“权师傅，您现在还在西藏么？”
“还在……”
“那我约好伙伴，就约您的车？”
“好的。”

2018年，权师傅开着车，载着我和闺蜜老孙穿行西藏山南。他风趣地说他比青藏铁路通车（2006年）早一年到拉萨，“老西藏啦”。他是陕西人，家就在法门寺旁，院里有几棵猕猴桃树，母亲照料果树的同时照料孙子，他和妻子则在拉萨谋生……短短几天，我们成了朋友。临别时，我们约定2020年共赴阿里。谁知一场疫情，让这个约定搁浅到2025年。

“权师傅，旅伴约好了，不是老孙——她2023年去色达有高反，阿里是不能去了。这次是我的小学同学泽红，2024年我们曾一起探寻三江源，她一点高反都没有，这次是她第一次进藏，特别期待！”

“好的，把航班号发我，我去接你们。”

7月1日晚8点半，拉萨贡嘎机场的风裹着高原特有的清冽。权师傅捧着两条哈达迎上来，洁白的丝绸在夜色中泛着微光。八年未见，他依旧精瘦，一笑，眼角的纹路里漾出熟悉的暖意。路上闲聊才知，他已不再跑旅游，而是在冈仁波齐脚下开了家陕西面馆。“手艺还行，媳妇勤快，”他笑着说，“明年马年，后年羊年，转山的人多，生意能好一些。”这次，他是专程为我们的约定“重操旧业”。哈达轻拂过脖颈的瞬间，心底涌起一股温热。

第二天，我带泽红去了八廓街的玛吉阿米喝酥油茶。2011年，我和国际台的同事来拉萨参加“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”的直播报道，工作之余我们一起在玛吉阿米“茶歇”，还在留言册里写下了当时的心情。如今，街边旗帜已换成“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”。十四年，弹指一挥。酥油茶仍是旧时滋味，窗台的留言册堆叠成山。我问服务员能否找到当年的笔迹，她笑着摇头：“应该在仓库里了。”

2

羊卓雍错的湖水依旧湛蓝，只是岸边多了花枝招展的合影牦牛。面对湖水，我让权师傅拍下我与泽红并肩的背影，圣湖见证着姐妹情谊。在乃钦康桑神山脚下，我人生第一次堆起玛尼堆，指尖冻得发红，心里却燃烧着一团火。

抵达珠峰大本营时已是下午5点半，云雾缭绕，珠峰始终不肯露出真容。我和泽红穿上厚厚的棉服在5200米处跺脚哈气等待，最终败给冷雨，躲到4200米处吃一碗“蒸汽牛肉面”——权师傅说，这里的水沸点低，面煮不熟，故得此名。看他单穿一件夹克谈笑自若，我打趣道：“您莫非是‘恒温动物’？”他得意地说：“二十年，体重一斤没变！”我大笑：“珠峰见证，从今往后，您就叫‘权恒’！”

3

佩枯错像一块嵌在马鞍形雪山间的蓝宝石，湖水里有雪山的倒影，我们在湖边打水漂、仰面晒太阳，皮肤被高原日光晒得黝黑，仿佛一整年的钙质都在此补足。而玛旁雍错则让我屏息——玄奘笔下的“西天瑶池”，四条大河的发源地。向东流淌的马泉河是雅鲁藏布江之源，向南流淌的孔雀河是恒河之源，向西的象泉河和向北的狮泉河合并后汇成印度河之源，孕育出河流沿岸灿烂的古代文明，象雄文明、藏族文明、恒河文明等等，这在世界地理上是极为罕见的。

坐在玛旁雍错的湖畔，遥想1998年第一次抵达西藏，又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岁月洗礼才来到阿里，对面就是神山冈仁波齐，那一瞬间竟有了不真实的奇幻感。2014年是藏历马年，冈仁波齐的本命年，无数人前往神山朝圣。电影《冈仁波齐》讲述的就是那一年十一个藏族素人出发去朝圣，在长达2500公里的一步一叩中抵达神山冈仁波齐的故事。导演张杨带着一支三十人的拍摄团队，在高原上历时一年，全程跟拍一队毫无表演经验的藏族素人演员，用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的

方式，完成了这部“疯狂的”电影。当年看这部电影时坚定了我必须来阿里的信念。

“明年2026年又到藏历马年，你俩来转山吧。”权恒看着神山对我俩说，这句话放在了我的心里。

4

在神山的晨曦中醒来，出门十天来第一次睡了一个好觉，或许是心心念念有了回应。这一次没有转山的时间，权恒帮我俩选了经幡并且陪我俩亲手把经幡挂在了神山脚下，默默祈祷我们的亲人们健康平安。

告别神山一路往西北方向，在土林里穿行了三个多小时，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像是钻进了壁障峡谷弯来盘去。阿里是神奇的，古格王朝是吐蕃文明的延续，其起源并无奇异，但一夜之间的消失隐含着诡异和离奇。静看山色变化，想象一千年前的繁华与覆灭，夕阳悄然升起余晖。权恒说，这里的每一粒沙都藏着故事。夜晚，我们在土林城堡酒店喝拉萨啤酒，酒瓶上的“3650”正是拉萨的海拔数字，像一句暗号。

再次出发，象泉河的河水裹着晨光流淌，泽红即兴赋诗一首：“破晓微寒象泉河，晨光未散穿云雾。土林晕染淡墨肃，林间水流向归途……”一路上遇见了各种错，真可谓“一错再错”；见识了各种蓝，深蓝、浅蓝、莫兰迪蓝、克莱因蓝……蓝得令人心醉。但是色林错的蓝最让我难忘，这个比纳木错更大的湖泊，保留着藏北最原始的美。藏羚羊在湖畔奔跑，藏野驴悠闲踱步。中午在湖边咖啡车旁，我们遇见了一位95后西藏那曲的公务员，这位从黑龙江来的姑娘正在学藏文，“西藏挺好的，”她笑着说，眼里闪着光。这简单的五个字，道出了我们对这片土地共同的爱。

5

当飞机掠过念青唐古拉山脉时，我忽然明白，西藏从不是目的地，而是一段不断重逢的旅程。像权师傅的夹克，像玛旁雍错的涟漪，像色林错畔那句“西藏挺好的”，更像我和泽红穿越半个世纪的友情，它永远在那里，替你记着最初的心动。

回到北京后，从不高反的我竟醉氧昏沉。梦里仍是冈仁波齐脚下的经幡在风中猎猎作响。三人微信群“阿里之行”里，我和泽红常诉说思念，而权恒总迟几小时回复：“抱歉，店里忙……”——这大概是最好的结局。



花之风车

摄影 平湖

■ 片羽 ■

观瀑记

| 汪正丹文 |

我与瀑布的缘分起始于一幅画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，家里藏有一幅著名画家胡汀鹭先生的山水画。画幅不大，两个平方尺的立轴。画面下方，在一个半山平台上站着一位老者，手拄一根拐杖仰望远方。画面上端，群山起伏间，一帘瀑布飞流直下。画的左上方，题头“观瀑”二字，落款为胡振。

从此，我就想着一睹现实世界中瀑布的真容。

师承吴觉迟老师学习中国画后，老师多次用宋代李澄叟《画山水诀》中的箴言教诲我说：“画山水者，须要遍历广观，然后方知著笔去处。”秉承师嘱，我这一生游历了众多名山大川，也有幸看到了许多瀑布。黄果树瀑布的豪放，德天大瀑布的壮观，壶口瀑布的磅礴，九寨沟瀑布的艳丽，还有庐山瀑布“疑似银河落九天”的神采……无不令我动容，而其中印象尤深且最难忘怀的观瀑经历，当数五十年前，看雁荡山的龙湫大瀑布。

七十年代初期的雁荡山，还是原汁原味的原生态，没有一点商业气息，只有蓝天白云和绿水青山。从合掌峰观音洞到大龙湫的十几里地，到处都是古木参天，中间一条清清的溪水，潺潺而流，花儿芬芳，鸟虫鸣唱，阳光透过树叶洒向地面，如一地碎银，我们仿佛走进了一个童话世界。离大龙湫越走越近，远远传来一阵阵从天而降的轰鸣声，再往前走，伴随着阵阵凉风，就见一条瀑布飞流直下，水雾扑面而来，瞬间把我们的衣服全打湿了。走近大龙湫，水汽越来越大，抬头仰望，云雾缭绕，金灿灿的阳光把瀑布照耀得色彩斑斓、绚丽多姿。此时，眼睛已经被完全打湿，朦胧中，仿佛眼前是一群又一群的仙女穿着彩裙从天缓缓而降。我们如入仙境，不觉流连忘返，久久不愿离去。

古人描写雁荡山龙湫大瀑布的诗词中，以宋代徐照的这几句最为有名：“飞下数千尺，全然无定形。电横天日射，龙出石云腥。”然而，我最喜爱的却是唐代高僧贯休的“雁荡经行云漠漠，龙湫宴坐雨濛濛”，他虽然没有直接描写瀑布，却以在瀑布前修行的“经行”与“宴坐”，阐释了观瀑的最高境界。看着眼前的瀑布，吟诵着高僧的诗句，我若有所悟，回无锡不久，就创作了写生作品《千尺珠玑》，并入选无锡市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书画展。

观瀑的最高境界，无疑在于人心与自然的融合，倘若心静不下来，那么，即使身处最美的自然之中，也难以领会人生的真谛。

有一次看瀑布是惊魂之旅，至今还心有余悸。也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我路经天台县，去观看天台山的石梁瀑布。进入景区，远远望去，群山环绕间，一座宽2米、长8米左右的花岗岩石梁连接两边峭壁，飞瀑轰鸣而下，从石梁桥洞中穿过，飞奔崖底，落差近40米。烟雨茫茫里，如一条巨龙飞流直下，形成山奔海立、雪喷云崩之势。我被这眼前的情景震撼了，好一幅霞飞电驰的水墨山水画啊！

从景区出来，沿着蜿蜒的山路去山顶车站，刚走不远，就遇见从山林里突然冲出一个面目狰狞的汉子，手持一把砍柴的斧子，满脸杀气地问我：“上哪去？”我说：“去山上买汽车票回县城。”他又问：“就你一个人吗？”我灵机一动，忙说：“我们一起三个人，我先去买票，他们随后就到。”他望望我的身后，疑惑地自语道：“三个人？”然后就转身离去了。没想到，竟在这里遇上劫匪了！惊魂之余，我想，这人看来是一个当地的樵夫，他与那么美好的石梁瀑布朝夕相处，却想以山大王为营生，可悲啊，若我说真话“单身一人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今年暑期看瀑布是糟心之旅。这是我又一次去贵州黄果树，谁知那里已面目全非，早已看不到先前的风景了。景区外商铺林立，人如潮涌，景交车川流不息，升降电梯人满为患，好不容易挤进景区，游客们前拥后推，将近两个小时才走近瀑布。那瀑布依然如旧，真所谓“形如白练挂山头，飞流直下逾千秋。声似雷震雄狮吼，气势如虹贯斗牛”，可是，周围已弥漫着浓厚的商业味，仰面看山头，低首看人头，我哪里还有赏景的心情？

观瀑，静观为佳，清音为好。